

东京梦华录

东京梦华录

序

卷一

卷二

卷三

卷四

卷五

卷六

卷七

卷九

卷十

序

仆从先人宦游南北，崇宁癸未到京师，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。渐次长立，正当輶轳之下。太平日久，人物繁阜。垂髫之童，但习鼓舞；班白之老，不识干戈。时节相次，各有观赏。灯宵月夕，雪际花时，乞巧登高，教池游苑。举目则青楼画阁，绣户珠帘。雕车竞驻于天街，宝马争驰于御路，金翠耀目，罗绮飘香。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，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。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。集四海之珍奇，皆归市易；会寰区之异味，悉在庖厨。花光满路，何限春游；箫鼓喧空，几家夜宴。伎巧则惊人耳目，侈奢则长人精神。瞻天表则元夕教池，拜郊孟享。频观公主下降，皇子纳妃。修造则创建明堂，冶铸则立成鼎彝。仆数十年烂赏叠游，莫知厌足。

一旦兵火，靖康丙午之明年，出京南来，避地江左，情绪牢落，渐入桑榆。暗想当年，节物风流，人情和美，但成怅恨。近与亲戚会面，谈及曩昔，后生往往妄生不然。仆恐浸久，论其风俗者，失于事实，诚为可惜。谨省记编次成集，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。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，其乐无涯者，仆今追念，回首怅然，岂非华胥之梦觉哉？目之曰《梦华录》。

然以京师之浩穰，及有未尝经从处，得之于人，不无遗阙。倘遇乡党宿德，补缀周备，不胜幸甚。此录语言鄙俚，不以文饰者，盖欲上下通晓尔，观者幸详焉。绍兴丁卯岁除日，幽兰居士孟元老序。

卷一

东都外城

东都外城，方圆四十余里。城壕曰护龙河，阔十余丈。濠之内外，皆植杨柳。粉墙朱户，禁人往来。城门皆瓮城三层，屈曲开门。唯南薰门、新郑门、新宋门、封丘门皆直门两重。盖此系四正门，皆留御路故也。新城南壁，其门有三。正南门曰南薰门，城南一边，东南则陈州门，傍有蔡河水门，西南则戴楼门，傍亦有蔡河水门。蔡河正名惠民河，为通蔡州故也。东城一边，其门有四，东南曰东水门，乃汴河下流水门也。其门跨河，有铁裹窗门，遇夜如闸垂下水面。两岸各有门通人行路，出拐子城，夹岸百余丈。次则曰新宋门，次曰新曹门，又次曰东北水门，乃五丈河之

水门也。西城一边。其门有四。从南曰新郑门。次曰西水门。汴河上水门也。次曰万胜门。又次曰固子门。又次曰西北水门。乃金水河水门也。北城一边。其门有四。从东曰陈桥门。〔乃大辽人使驿路。〕次曰封丘门。〔北郊御路。〕次曰新酸枣门。次曰卫州门。〔诸门名皆俗呼。其正名如西水门曰利泽。郑门本顺天门。固子门本金耀门。〕新城每百步设马面。战棚。密置女头。旦暮修整。望之耸然。城里牙道。各植榆柳成阴。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。贮守御之器。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。每日修造泥饰。专有京城所提总其事。

旧京城

旧京城方圆约二十里许。南壁其门有三。正南曰朱雀门。左曰保康门。右曰新门。东壁其门有三。从南汴河南岸角门子。河北岸曰旧宋门。次曰旧曹门。西壁其门有三。从南曰旧郑门。次汴河北岸角门子。次曰梁门。北壁其门有三。从东曰旧封丘门。次曰景龙门。〔乃大内城角宝篆宫前也。〕次曰金水门。

河道

穿城河道有四。南壁曰蔡河。自陈蔡由西南戴楼门入京城。迂绕自东南陈州门出。河上有桥十一。自陈州门里曰观桥。〔在五岳观后门。〕从北。次曰宣泰桥。次曰云骑桥。次曰横桥子。〔在彭婆婆宅前。〕次曰高桥。次曰西保康门桥。次曰龙津桥。〔正对内前。〕次曰新桥。次曰太平桥。〔高殿前宅前。〕次曰棠麦桥。次曰第一座桥。次曰宜男桥。出戴楼门外曰四里桥。中曰汴河。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。东去至泗州。入淮。运东南之粮。凡东南方物。自此入京城。公私仰给焉。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。河上有桥十三。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。其桥无柱。皆以巨木虚架。饰以丹雘。宛如飞虹。其上下土桥亦如之。次曰顺成仓桥。入水门里曰便桥。次曰下土桥。次曰上土桥。投西角子门曰相国寺桥。次曰州桥。〔正名天汉桥。〕正对于大内御街。其桥与相国寺桥皆低平不通舟船。唯西河平船可过。其柱皆青石为之。石梁石笋楯栏。近桥两岸。皆石壁。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。桥下密排石柱。盖车驾御路也。州桥之北岸御路。东西两阙。楼观对耸。桥之西有方浅船二只。头置巨干铁鎗数条。岸上有铁索三条。遇夜绞上水面。盖防遗火舟船矣。西去曰浚仪桥。次曰兴国寺桥。〔亦名马军衙桥。〕次曰太师府桥。〔蔡相宅前。〕次曰金梁桥。次曰西浮桥。〔旧以船为之桥。今皆用木石造矣。〕次曰西水门便桥。门外曰横桥。东北曰五丈河。来自济郛。般挽京东路粮斛入京城。自新曹门北入京。河上有桥五。东去曰小横桥。次曰广备桥。次曰蔡市桥。次曰青晖桥。染院桥。西北曰金水河。自京城西南分京。索河水筑堤。从汴河上用木槽架过。从西北水门入京城。夹墙遮拥。入大内灌后苑池蒲矣。河上有桥三。曰白虎桥。横桥。五王宫桥之类。又曹门小河子桥曰念佛桥。盖内诸司羣官亲事官之类。军营皆在曹门。侵晨上直。有警者在桥上念经求化。得其名矣。

大内

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。门皆金钉朱漆。壁皆砖石间甃。镌镂龙凤飞云之状。莫非雕甍画棟。峻桷层椽。覆以琉璃瓦。曲尺朵楼。朱栏彩槛。下列两阙亭相对。悉用朱红杈子。入宣德楼正门。乃大庆殿。庭设两楼。如寺院钟楼。上有太史局保章正。测验刻漏。逐时刻执牙牌奏。每遇大礼车驾斋宿及正朔朝会于此殿。殿外左右横门曰左右长庆门。内城南壁有门三座。孙大朝会趋朝路。宣德楼左曰左掖门。右曰右掖门。左掖门里乃明堂。右掖门里西去乃天章。宝文等阁。官城至北廊的百余丈。入门东去街北廊乃枢密院。次中书省。次都堂。〔宰相朝退治事于此。〕次门下省。次大庆殿。外廊横门北去百余步。又一横门。每日宰执趋朝。此处下马。钱侍从台諫于第一横门下马。行至文德殿。入第二横门。东廊大庆殿东偏门。西廊中书。门下后省。次修国史院。次南向小角门。正对文德殿。〔常朝殿也。〕殿前东西大街。东出东华门。西出西华门。近里又两门相对。左右嘉肃门也。南去左右银台门。自东华门里皇太子宫入嘉肃门。街南大庆殿后门。东西上合门。街北宣佑门。南北大街西廊。面东曰凝晖殿。乃通会通门。入禁中矣。殿相对东廊门楼。乃殿中省六尚局御厨。殿上常列禁卫两重。时刻提警。出入甚严。近里皆近侍中贵。殿之外皆知省。御药幕次。快行。亲从官。羣官。车子院。黄院子。内诸司兵士。祇候宣唤。及官禁买卖进贡。皆由此入。唯此浩穰。诸司人自卖饮食珍奇之物。市井之间未有也。每遇早晚进膳。自殿中省对凝晖殿。禁卫成列。约栏不得过往。省门上有一人呼喝。谓之『拨食家』。次有紫衣。裹脚子向后曲折幞头者。谓之『院子家』。托一合。用黄繡龙合衣笼罩。左手携一红罗繡手巾。进入于此。约十余合。继托金瓜合二十余面进入。非时取唤。谓之『泛索』。宣佑门外。西去紫宸殿。〔正朔受朝于此。〕次曰文德殿。〔常朝所御。〕次曰垂拱殿。次曰皇仪殿。次曰集英殿。〔御宴及试举人于此。〕后殿曰崇政殿。保和殿。内书阁曰睿思殿。后门曰拱辰门。东华门外。市井最盛。盖禁中买卖在此。凡饮食。时新花果。鱼虾鳖蟹。鹑兔脯腊。金玉珍玩衣着。无非天下之奇。其品味若数十分。客要一二十味下酒。随索目下便有之。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。并茄瓠之类新出。每对可直三五十千。诸合分争以贵价取之。

内诸司

内诸司皆在禁中。如学士院。皇城司。四方馆。客省。东西上合门。通进司。内弓剑鎗甲军器等库。翰林司。〔茶酒局也。〕内侍省。入内内侍省。内藏库。奉宸库。景福殿库。延福宫。殿中省六尚局。〔尚药。尚食。尚辇。尚酝。尚舍。尚衣。〕诸合分。内香药库。后苑作。翰林书艺局。医官局。天章等阁。明堂颁朔布政府。

外诸司

外诸司。左右金吾街仗司。法酒库。内酒坊。牛羊司。乳酪院。仪鸾司。〔帐设局也。〕车辂院。供奉库。杂物库。杂卖务。东西作坊。万全。〔造军器所。〕修内司。文思院。上下界绫锦院。交繡院。军器所。上下竹木务。箔场。车营。致远务。骡务。駝坊。象院。作坊。物料库。东西窑务。内外物库。油醋库。京城守具所。鞍辔库。养马曰左右骐驎院。天驷十监。河南北十炭场。四熟药局。内外柴炭库。军头引见司。架子营。〔楼店务。店宅务。〕榷货务。都茶场。大宗正司。左藏大观元丰宣和等库。编估局。打套所。诸米麦等。自州东虹桥元丰仓。顺成仓。东水门里广济。里河折中。外河折中。富国。广盈。万盈。永丰。济远等仓。陈州门里麦仓子。州北夷门山。五丈河诸仓。约共有五十余所。日有支纳。下卸即有下卸指军兵士。支遣即有袋家。每人肩两石布袋。遇有支遣。仓前成市。近新城有草汤二十余所。每遇冬月诸乡纳粟秆草。牛车阨塞道路。车尾相衔。数千万量不絕。场内堆积如山。诸军打请。营在州北。即往州南仓。不许雇人般担。并要亲自肩来。祖宗之法也。

卷二

御街

坊巷御街。自宣德楼一直南去。约阔二百余步。两边刀御廊。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。自政和间官司禁止。各安立黑漆杈子。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。中心御道。不得人马行往。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。杈子里有砖石甃砌御沟水两道。宣和间尽植莲荷。近岸植桃李梨杏。杂花相间。春夏之间。望之如繡。

宣德楼前省府宫宇

宣德楼前。左南庙对左掖门。为明堂颁朔布政府。秘书省右廊南对右掖门。近东则两府八位。西则尚书省。御街大内前南去。左前景灵东宫。右则西宫。近南大晟府。次日太常寺。州桥曲转。大街面南。曰左藏库。近东郑太宰宅。青鱼市内行。景灵东宫。南门大街以东。南则唐家金银铺。温州漆器什物铺。大相国寺。直至十三间楼。旧宋门。自大内西廊南去。即景灵西宫。南曲对即报慈寺街。都进奏院。百钟圆药铺。至浚仪桥大街。西宫南皆御廊杈子。至州桥投西大街。乃果子行。街北都亭驿〔大辽人使驿也。〕。相对梁家珠子铺。余皆卖时行纸画花果铺席。至浚仪桥之西。即开封府。御街一直南去。过州桥。两边皆居民。街东车家炭。张家酒店。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。李家香铺。曹婆婆肉饼。李四分茶。至朱雀门街西过桥。即投西大街。谓之〔麦曲〕院街。街南遇仙正店。前有楼子。后有台。都人谓之『台上』。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户。银饼酒七十二文一角。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。街北薛家分茶。羊饭。熟羊内铺。向西去皆妓女馆舍。都人谓之『院街』。御廊西即鹿家包子。余皆羹店。分茶。酒店。香药铺。居民。

朱雀门外街巷

出朱雀门东壁。亦人家。东去大街。麦秸巷。状元楼。余皆妓馆。至保康门街。其御街东朱雀门外。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。亦妓馆。以南东西两教坊。余皆居民或茶坊。街心市井。至夜尤盛。过龙津桥南去。路心又设朱漆杈子。如内前。东刘廉访宅。以南太学。国子监。过太学。又有横街。乃太学南门。街南熟药惠民南局。以南五里许。皆民居。又东去横大街。乃五岳观后门。大街约半里许。乃看街亭。寻常车驾行幸。登亭观马骑于此。东至贡院什物库。礼部贡院。车营务草场。街南葆真宫。直至蔡河云骑桥。御街至南薰门里街西五岳观。最为雄壮。自西门东去观桥。宣泰桥。柳阴牙道。约五里许。内有中太一宫。佑神观。街南明丽殿。奉灵园。九成宫内安顿九鼎。近东即迎祥池。夹岸垂杨。菰蒲莲荷。鳧鴈游泳其间。桥亭台榭。碁布相峙。唯每歲清明日放万姓烧香游玩一日。龙津桥南西壁邓枢密宅。以南武学巷内曲子张宅。武成王庙。以南张家油饼。明节皇后宅。西去大街。曰大巷口。又西曰清风楼酒

店。都人夏月多乘凉于此。以西老鸦巷口军器所。直接第一座桥。自大巷口南去延真观。延接四方道民于此。以南西去小巷口三学院。西去直抵宜男桥小巷。南去即南薰门。其门寻常士庶殡葬车舆。皆不得经由此门而出。谓正与大内相对。唯民间所幸猪。须从比入京。每日至晚。每羣万数。止十数人驱逐。无有乱行者。

州桥夜市

出朱雀门。直至龙津桥。自州桥南去。当街水饭。爇肉。干脯。王楼前糴儿。野狐。肉脯。鷄。梅家鹿家鹅鸭鷄兔肚肺鳝鱼包子。鷄皮。腰肾。鷄碎。每个不过十五文。曹家从食。至朱雀门。旋煎羊。白肠。鲋脯。（火爇）冻鱼头。姜豉（茱 卽）子。抹臙。红丝。批切羊头。辣脚子。姜辣萝卜。夏月麻腐鷄皮。麻饮细粉。素签沙糖。冰雪冷元子。水晶皂儿。生淹水木瓜。药不瓜。鷄头穰沙糖。菡豆。甘草冰雪凉水。荔枝膏。广芥瓜儿。醃菜。杏片。梅子姜。莴苣笋。芥辣瓜儿。细料饅飩儿。香糖果子。间道糖荔枝。越梅。（金屈）刀紫苏膏。金丝党梅。香牋元。皆用梅红匣儿盛贮。冬月盘兔。旋炙猪皮肉。野鸭肉。滴酥水晶脍。煎夹子。猪脏之类。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。谓之杂嚼。直至三更。

东角楼街巷

自宣德东去东角楼。乃皇城东南角也。十字街南去姜行。高头街北去。从纱行至东华门街。晨晖门。宝篆宫。直至旧酸枣门。最是铺席要闹。宣和间展夹城牙道矣。东去乃潘楼街。街南曰『鹰店』。只下贩鹰鹞客。余皆眞珠正帛香药铺席。南通一巷。谓之『界身』。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。屋宇雄壮。门前广阔。望之森然。每一交易。动即千万。骇人闻见。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。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。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。至平明。羊头。肚肺。赤白腰子。奶房。肚脰。鹑兔。鸠鸽。野味。螃蟹。蛤蜊之类。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。饭后饮食上市。如酥蜜食。枣（食 固）。（彳 蹬）砂团子。香糖果子。蜜煎雕花之类。向晚卖河菱头面。冠梳额抹。珍玩动使之类。东去则徐家瓠羹店。街南桑家瓦子。近北则中瓦。次里瓦。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。内中瓦子莲花棚。牡丹棚。里瓦子夜叉棚。象棚最大。可容数千人。自丁先现。王团子。张七圣辈。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。瓦中多有货药。卖卦。喝故衣。探搏。饮食。剃剪。纸画。令曲之类。终日居此。不觉抵暮。

潘楼东街巷

潘楼东去十字街。谓之土市子。又谓之竹竿市。又东十字大街。曰从行裹角。茶坊每五更点灯。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。至晓即散。谓之『鬼市子』。以东街北赵十万宅街。南中山正店。东榆林巷。西榆林巷。北郑皇后宅。东曲首向北墙畔单将军庙。乃单雄信墓也。上有枣树。也传乃枣梨发芽生长成树。又谓之枣冢子巷。又投东。则旧曹门街。北山子茶坊。内有仙洞。仙桥。仕女往往夜游。吃茶于彼。又李生菜小儿药铺。仇防御药铺。出旧曹门。朱家桥瓦子。下桥。南斜街。北斜街。内有泰山庙。两街有妓馆。桥头人烟市井。不下州南。以东牛行街。下马刘家药铺。看牛楼酒店。亦有妓馆。一直抵新城。自土市于南去铁屑楼酒店。皇建院街。得胜桥郑家油饼店。动二十余炉。直南抵太庙街。高阳正店。夜市尤盛。土市北去。乃马行街也。人烟浩闹。先至十字街。曰鷄儿市。向东曰东鷄儿巷。向西曰西鷄儿巷。皆妓馆所居。近北街曰杨楼街。东曰庄楼。今改作和乐楼。楼下乃卖马市也。近北曰任店。今改作欣乐楼。对门马挡家羹店。

酒楼

凡京师酒店。门首皆缚彩楼欢门。唯任店入其门。一直主廊约百余步。南北天井两廊皆小合子。向晚灯烛荧煌。上下相照。浓妆妓女数百。聚于主廊櫺面上。以待酒客呼唤。望之宛若神仙。北去杨楼。以北穿马行街。东西两巷。谓之大小货行。皆工作伎巧所居。小货行通鷄儿巷妓馆。大货行通笺纸店白矾楼。后改为丰乐楼。宣和间。更修三层相高。五楼相向。各有飞桥栏檻。明暗相通。珠帘绣额。灯烛晃耀。明开数日。每先到者赏金旗。过一两夜。则已元夜。则金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。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。以第一层下视禁中。大抵诸酒肆瓦市。不以风雨寒暑。白昼通夜。骈闐如此。州东宋门外仁和店。姜店。州西宣城楼。药张四店。班楼。金梁桥下刘楼。曹门蛮王家。乳酪张家。州北八仙楼。戴楼门张八家园宅正店。郑门河王家。李七家正店。景灵宫东墙长庆楼。在京正店七十二户。此外不能遍数。其余皆谓之『脚店』。卖贵细下酒。迎接中贵饮食。则第一白厨。州西安州巷张秀。以次保康门李庆家。东鷄儿巷郭厨。郑皇后宅后宋厨。曹门砖筒李家。寺东骰子李家。黄胖家。九桥门街市酒店。彩楼相对。繡旆相招。掩翳天日。政和后来。景灵宫东墙下长庆楼尤盛。

饮食果子

凡店内卖下酒厨子，谓之『茶饭量酒博士』。至店中小儿子，皆通谓之『大伯』。更有街坊妇人，腰繫青花布手巾，绾危髻，为酒客换汤斟酒，俗谓之『煖糟』。更有百姓入酒肆，见子弟少年辈饮食，近前小心供过，使令买物命妓，取送钱物之类，谓之『闲汉』。又有向前换汤斟酒歌唱，或献菓子香乐之类，客散得钱，谓之『厮波』。又有下等妓女，不呼自来，筵前歌唱，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，谓之『割客』。亦谓之『打酒坐』。又有卖药或果实萝卜之类，不问酒客买与不买，散与坐客，然后得钱，谓之『撒暂』。如比处处有之。唯州桥炭张家，乳酪张家，不放前项人入店，亦不卖下酒，唯以好淹藏菜蔬，卖一色好酒，所谓茶饭者，乃百味羹，头羹，新法鹌子羹，三脆羹，二色腰子，虾蓴，鷄蓴，浑炮等羹，旋索粉，玉碁子，羣仙羹，假河鲀，白淽（上艹下壘），货鳊鱼，假元鱼，决明兜子，决明汤（上艹下壘），肉醋托胎衬肠沙鱼，两熟紫苏鱼，假蛤蜊，白肉，夹面子茸割肉，胡饼，汤骨头，乳炊羊（肫右下，...），羊闹厅，羊角，（上夕下肉）腰子，鹅鸭，排蒸荔枝腰子，還元腰子，烧臆子，入炉细项，莲花鸭，签酒炙肚肱，虚汁垂丝羊头，入炉羊羊头，签鹅鸭，签鷄，签盘兔，炒兔，葱滂兔，假野狐，金丝肚羹，石肚羹，假炙獐，煎鹌子，生炒肺，炒蛤蜊，炒蟹，煤蟹，洗手蟹之类，遂时施行索唤，不许一味有阙，或别呼索变造下酒，亦实时供应。又有外来托卖炙鷄，燠鸭，羊脚子，点羊头，脆筋巴子，姜虾，酒蟹，獐巴，鹿脯，从食蒸作，海鲜时菓，旋切莴苣生菜，西京笋，又有小儿子，着白虔布衫，青花手巾，挟白磁缸子，卖辣菜，又有托小盘卖干菓子，乃旋炒银杏，栗子，河北鹅梨，梨条，梨干，梨肉，胶枣，枣圈，梨圈，桃园，核桃，肉牙枣，海红嘉庆子，林擒旋乌李，李子旋樱桃，煎西京雪梨，夫梨，甘棠梨，凤栖梨，鎮府浊梨，河阴石榴，河阳查子，查条，沙苑榲桲，回马李萄，西川乳糖，狮子糖，霜蜂儿，橄榄，温柑，绵帐金橘，龙眼，荔枝，召白藕，甘蔗，漉梨，林擒干，枝头干，芭蕉干，人面子，巴览子，榛子，榧子，虾具之类，诸般蜜煎香药，菓子罐子，党梅，柿膏儿，香药，小元儿，小臈茶，鹏沙元之类，更外卖软羊诸色包子，猪羊荷包，烧肉干脯，玉板鲊（𩚑巴），鲊片酱之类，其余小酒店，亦卖下酒，如煎鱼，鸭子，炒鷄兔，煎燠肉，梅汁，血羹，粉羹之类，每分不遇十五钱，诸酒店必有厅院，廊庑掩映，排列小合子，吊窗花竹，各垂帘幙，命妓歌笑，各得稳便。

卷三

马行街北诸医铺

马行北去，乃小货行，时楼大骨传药铺，直抵正系旧封丘门，两行金紫医官药铺，如社金钩家，曹家，独胜元，山水李家，口齿咽喉药，石鱼儿，班防御，银孩儿，栢郎中家，医小儿，大鞋任家，产科，其余香药铺席，官员宅合，不欲遍记，夜市北州桥又盛百倍，车马阗拥，不可驻足，都人谓之『里颜』。

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

大内西去右掖门，祆庙，直南浚仪桥街，西尚书省东门，至省前横街南，即御史台，西即郊社，省南门正对开封府后墙，名西门谓之西车子曲，史家瓠羹，万家馒头，在京第一，次日吴起庙，出巷乃大内西角楼大街，西去踊路街，南太平兴国寺后门，北对启圣院街，以西殿前司相对清风楼，无比客店，张戴花洗面药，国太丞张老儿金龟儿，丑婆婆药铺，唐家酒店，直至梁门，正名阖闾，出梁门西去，街北建隆观，观内东廊于道士卖齿药，都人用之，街南蔡太师宅，西去州西瓦子，南自汴河岸，北抵梁门大街亚其里瓦，约一里有余，过街北即旧宣城楼，近西去金梁桥街，西大街，荆筐儿药铺，枣王家金银铺，近北巷口熟药惠氏西局，西去瓮市子，乃开封府刑入之所也，西去盖防御药铺，大佛寺，都亭西驿，相对京城守具所，自瓮市子北去大街，班楼酒店，以北大三桥子，至白虎桥，直北即卫州门。

大内前州桥东街巷

大内前州桥之东，临汴河大街，曰相国寺，有桥平正，如州桥，与保康门相对，桥西贾家瓠羹，孙好手馒头，近南则保康门潘家黄耆圆，延宁宫禁，女道士观，人罕得入，街西保康门瓦子，东去沿城皆客店，南方官员商贾兵级，皆于此安泊，近东四圣观，祿衲巷，以东城角定力院，内有朱梁高祖御容，出保康门外，新建三尸庙，德安公庙，南至横街，西去通御街，曰麦稍巷口，以南太学东门，水柜街余家染店，以南街东法云寺，又西去横街，张驸马宅，寺南佑神观后门。

相国寺内万姓交易

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。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，珍禽奇兽，无所不有。第二三门皆动用什物，庭中设彩幙露屋义铺，卖蒲合，簟席，屏帟，洗漱，鞍辔，弓箭，时果，腊脯之类。近佛殿，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，赵文秀笔，及潘各墨，占定两廊，皆诸寺师姑卖繡作，领抹，花朵，珠翠头面，生色销金花样幙头帽子，特髻冠子，绦线之类。殿后资圣门前，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。后廊皆日者货术传神之类。寺三门阁上并资圣门，各有金银铸罗汉五百尊，佛牙等。凡有斋供，皆取旨方开三门。左右有两珽琉璃塔。寺内有智海，惠林，宝梵，河沙东西塔院，乃出角院舍，各有住持僧官，每遇斋会，凡饮食茶果，动使器皿，虽三五百分，莫不咄嗟而办。大殿两廊，皆国朝名公笔迹，左壁画炽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戏，右壁佛降鬼子母揭盂，殿庭供献乐部马队之类，大殿朵庙，皆壁隐楼殿人物，莫非精妙。

寺东门街巷

寺东门大街，皆是幙头，腰带，书籍，冠朵铺席，丁家素茶，寺南即录事巷妓馆，繡巷皆师姑繡作居住，北即小甜水巷，巷内南食店甚盛，妓馆亦多，向北李庆糟姜铺，直北出景灵宫东门前，又向北曲东税务街，高头街，姜行后巷，乃脂皮画曲妓馆，南北讲堂巷，孙殿丞药铺，靴店，出界身北巷，巷口宋家生药铺，铺中两壁，皆李成所画山水，自景灵宫东门大街向东，街北旧干明寺，沿火改作五寺三监，以东向南曰第三条甜水巷，以东熙熙楼客店，都下着数，以东街南高阳正店，向北入马行，向东，街北曰车轿院，南曰第二甜水巷，以东审计院，以东桐树子韩家，直抵太庙前门，南往观音除，乃第一条甜水巷也，太庙北入榆林巷，通曹门大街，不能遍数也。

上清宫

上清宫，在新宋门里街北，以西茆山下院，醴泉观，在东水门里，观音隙，在旧宋门后太庙南门，景德寺，在上清宫背，寺前有桃花洞，皆妓馆，开宝寺，在旧封丘门外斜街子，内有二十四院，惟仁王院最盛，天清寺，在州北清晖桥，兴德院，在金水门外，长生宫，在鹿家巷，显宁寺，在炭场巷，北婆台寺，在陈州门里，兜率寺，在红门道地，踊佛寺，在州西草场巷街，南十方静因院，在川西油醋巷，浴室院，在第三条甜水巷，福田院，在旧曹门外，报恩寺，在卸盐巷，太和宫女道士，在州西洪桥子大街，洞元观女道士，在班楼北，瑶华宫，在金水门外，万寿观，在旧酸枣门外十王宫前。

马行街铺席

马行北去旧封丘门外祆庙斜街州北瓦子，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外，余诸班直军营相对，至门约十里余，其余坊巷院落，纵横万数，莫知纪极，处处拥门，各有茶坊酒店，勾肆饮食，市井经纪之家，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，不置家蔬，北食则矾楼前李四家，段家爇物，石蓬巴子，南食则寺桥金家，九曲子周家，最为屈指，夜市直至三更尽，纔五更又复开张，如要闹去处，通晓不绝，寻常四梢远静去处，夜市亦有焦酸馐，猪胰，胡饼，和菜饼，糰儿，野狐肉，果不翅羹，灌肠，香糖果子之类，冬月虽大风雪阴雨，亦有夜市，（菜）子姜豉，抹脏，红丝水晶脍，煎肝臟，蛤蜊，螃蟹，胡桃，泽州汤，奇豆，鹅梨，石榴，查子，榲桲，糍糕，团子，盐豉汤之类，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，盖都人公私营干，夜深方归也。

船载杂卖

东京般载车，大者曰『太平』，上有箱无盖，箱如构栏而平，板壁前出两木，长二三尺许，驾车人在中间，两手扶捉鞭（𠂔安）驾之，前列骡或驴二十余，前后作两行，或牛五七头拽之，车两轮与箱齐，后有两斜木脚拖夜，中间悬一铁铃，行则有声，使远来者车相避，仍于车后繫驴骡二头，遇下峻险桥路，以鞭諕之，使倒坐缠车，令缓行也，可载数十石，官中车惟用驴差小耳，其次有『平头车』，亦如『太平车』而小，两轮前出长不作辕木，梢横一木，以独牛在辕内，项负横木，人在一边，以手牵牛鼻绳驾之，酒正店多以此载酒梢桶矣，梢桶如长水桶，面安靛口，每梢三斗许，一贯五百文，又有宅眷坐车子，与『平头车』大抵相似，但椽作盖，及前后有构栏门，垂帘，又有独轮车，前后二人把驾，两旁两人扶拐，前有驴拽，谓之『串车』，以不用耳子转轮也，般载竹木瓦石，但无前辕，止一人或两人推之，此车往往卖糕及饊糜之类人用，不中载物也，平盘两轮，谓之『浪子车』，唯别人拽，又有载巨石大木，只有短梯盘而无轮，谓之『痴车』，皆省人力也，又有駝骡驴（马犬）子，或皮或竹为之，如方匾竹（上竹下差），两搭背上，斛（豆斗）则用布袋駝之。

都市钱陌

都市钱陌，官用七十七，街市通用七十五，鱼肉菜七十二陌，金银七十四，珠珍，雇婢妮，买（上丿下虫）蚁六十八，文字五十六陌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。

雇觅人力

凡雇觅人力，干当人，酒，食作匠之类，各有行老供雇，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。

防火

每坊巷三百步许，有军巡铺屋一所，铺兵五人，夜间巡警收领公事，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，楼上有人卓望，下有官屋数间，屯驻军兵官余人，及有救火家事，谓如大小桶，洒子，麻搭，斧锯，梯子，火叉，大索，铁猫儿之类，每遇有遗火去处，则有马军奔报军厢主，马步军，殿前三衙，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，不劳百姓。

天晓诸人入市

每日交五更，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无循门报晓，亦各分地分，日间求化，诸趁朝入市之人，闻此而起，诸门桥市井已开，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，叫饶骨头，间有灌肺及炒肺，酒店多点灯烛沽卖，每分不过二十文，并粥饭点心，亦间或有卖洗面水，煎点汤茶药者，道至天明，其杀猪羊作坊，每人檐猪羊及车子上市，动即百数，如果木亦集于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，谓之菓子行，纸画儿亦在彼处，行贩不絶，其卖麦麵，每秤作一布袋，谓之『一宛』，或三五秤作一宛，用太平车或驴马（马犬）之，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，至天明不絶，更有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，吟叫百端。

诸色杂卖

若养马，则有两人日供切草，养犬则供饧糟，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，其錡路，钉铰，（上竹下陋）桶，修整动使，掌鞋，刷腰带，修幞头帽子，补角冠，日供打香印者，则管定铺席人家牌额，时节即印施佛像等，其供人家打水者，各有地分坊巷，及有使漆，打钹环，荷大斧斫柴，换扇子柄，供香饼子，炭团，夏月则有洗毡淘井老，举意皆在目前，或军营放停，乐人动鼓乐于空闲，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，散糖果子之类，谓之『卖梅子』，又谓之『把街』，每日如宅舍宫院前，则有就门卖羊肉，头肚，腰子，白肠，鹑兔鱼虾，退毛鷄鸭，蛤蜊，螃蟹，杂爌，香药果子，博卖冠梳领抹，头面衣着，动使铜铁器，衣箱，磁器之类，亦有扑上件物事者，谓之『勘宅』，其后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屋，向背聚居，谓之『院子』，皆小民居止，每日卖蒸梨枣，黄糕糜，宿蒸饼，发牙豆之类，每遇春时，官中差人夫监淘在城渠，别开坑盛淘出者（泥，"匕"作"工"），谓之『（泥，"匕"作"工"）盆』，候官差人来檢視了方盖覆，夜间出入，月黑宜照管也。

卷四

军头司

军头司每旬休按阅内等子 相扑手，剑棒手格鬪，诸军营，殿前指挥使直，在禁中有左右班内殿直，散员，散都头，散直，散指挥，御龙左右直系打御从物，御龙骨朵子直，弓箭直，弩直，习驭直，骑御马钧容直，招箭班，金鎗班，银鎗班，殿侍诸军东西五班常入祇候，每日教阅野战，每遇诸路解到武艺人，对御格鬪，天武，捧日，龙卫，神卫，各二十指挥，谓之上四军，不出戍，骁骑，云骑，拱圣，龙猛，龙骑，各十指挥，殿前司，步军司有虎翼各二十指挥，虎翼水军，宣武各十五指挥，神勇，广勇各十指挥，飞山，床子弩，雄武，广固等指挥，诸司则宣效六军，武肃，武和，街道司诸司诸军指挥，动以百数，诸官观宅院各有清卫厢军禁军剃员十指挥，其余工匠，修内司，八作司，广固作坊，后苑作坊，书艺局，绫锦院，文繡院，内酒坊，法酒库，牛羊司，油醋库，仪鸾司，翰林司，喝探，武严，辇官，车子院，皇城官，亲从官，亲事官，上下官，皇城，黄阜院子，涤除，各有指挥，记省不尽。

皇太子纳妃

皇太子纳妃，卤部仪仗，宴乐仪卫，妃乘厌翟车，车上设紫色团盖，四柱帷幕，四垂大带，四马驾之。

公主出降

公主出降，亦设仪仗，行幕，步障，水路，凡亲王公主出则有之，皆系街道司兵级数十人，各执扫具，镀金银水桶，前导洒之，名曰『水路』，用檐床数百，铺设房卧，并紫衫卷脚幞头天武官抬舁，又有官嫔数十，皆真珠钗插花朵玲珑簇罗头面，红罗销金袍帔，乘马双控双搭青盖前导，谓之『短蹬』，前后用红罗销金掌扇遮簇，乘金铜裙檐子，覆以剪椽，朱红梁脊，上列渗金银铸云凤花朵檐子，约高五尺许，深八尺，阔四尺许，内容六人，四维垂繡额珠帘，白藤间花，匡箱之外，两壁出栏槛皆缕金花，装雕木人物神仙，出队两竿十二人，竿前后皆设绿丝绿金鱼勾子勾定。

皇后出乘輿

皇太后，皇后出乘者，谓之『輿』，比檐子稍增广，花样皆龙，前后檐皆剪椽，仪仗与驾出相似而少，仍无驾头，警蹕耳，士庶家与贵家婚嫁，亦乘檐子，只无脊上铜凤花朵，左右两军，自有假赁所在，以至从人衫帽衣服从物俱可赁，不须借借，余命妇王宫士庶通乘坐车子，如檐子样制，亦可客六人，前后有小勾栏，底下轴贯两挟朱轮，前出长辕约七八尺，独牛驾之，亦可假赁。

杂赁

若（上一下凶）事出殡，自上而下，（上一下凶）肆各有体例，如方相，车輦，结络，彩帛，皆有定价，不须劳力，寻常出街市干事，稍似路远倦行，逐坊卷桥市，自有假赁鞍马者，不过百钱。

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

僦欲修整屋宇，泥补墙壁，生辰忌日，欲设斋僧尼道士，即早晨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，谓之杂货工匠，必至杂作人夫，道士僧人，罗立会聚，候人请唤，谓之『罗斋』，竹不作料，亦有铺席，砖瓦泥匠，随手即就。

筵官假赁

凡民间吉（上一下凶）筵会，椅桌陈设，器皿合盘，酒檐动使之类，自有茶酒司管赁，吃食下酒，自有厨司，以至托盘，下请书，安排坐次，尊前执事歌说劝酒，谓之『白席人』，总谓之『四司人』，欲就园馆亭榭寺院游赏命客之类，举意便办，亦各有地分，承揽排备，自有则例，亦不敢过越取钱，虽百十分，厅馆整肃，主人只出钱而已，不用费力。

会仙酒楼

如州东仁和店，新门里会仙楼正店，常有百十分，厅馆动使各各足备，不尚少阙一件，大抵都人风俗奢侈，度量稍宽，凡酒店中不问何人，止两人对坐饮酒，亦须用注碗一副，盘盞两副，菓菜碟各五片，水菜碗三五只，即银近百两矣，虽一人独饮，盃遂亦用银盃之类，其菓子菜蔬，无非精洁，若别要下酒，即使人外买软羊，龟背，大小骨，诸色包子，玉板鲊，生削巴子，瓜姜之类。

食店

大凡食店，大者谓之『分茶』，则有头羹，石髓羹，白肉，胡饼，软羊，大小骨角，（上夕下肉）犒腰子，石肚羹，入炉羊羖，生软手麪，桐皮麵，姜浇刀，回刀，冷淘，碁子，寄炉麵饭之类，吃全茶，饶（上丩下壺）头羹，更有川饭店，即有插肉麵，大煨麵，大小抹肉淘，煎燠肉，杂煎事件，生熟烧饭，更有南食店，鱼兜子，桐皮熟脰麪，煎鱼饭，又有瓠羹店，门前以枋不及花样沓结缚如山棚，上挂成边猪羊，相间三二十边，近里门面窗戶，皆朱绿装余，谓之『驢门』，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称呼坐次，客坐，则一人执筋纸，遍问坐客，都人侈纵，百端呼索，或热或常，或温或整，或絶冷，精浇，臠浇之类，人人索唤不同，行菜得之，近局次立，从头唱念，报与局内，当局者谓之『钹头』，又曰『着案』，讫，须臾，行菜者左手杈三椀，右臂自手至肩（马犬）叠约二十碗，散下尽合各人呼索，不容差错，一有差错，坐客白之主人，必加叱骂，或罚工价，甚者逐之，吾辈入店，则用一等琉璃浅棱碗，谓之『碧碗』，亦谓之『造羹』，菜蔬精细，谓之『造（上丩下壺）』，每碗十文，麵与肉相停，谓之『合羹』，又有『单羹』，乃半个也，旧只用匙，今皆用筋矣，更有插肉，拔刀，炒羊，细物料，碁子，馄饨店，及有素分茶，如寺院斋食也，又有菜麵，胡蝶（上丩下壺）脰（月達），及卖随饭，荷包，白饭，旋切细料饅飩儿，瓜（上丩下壺），萝卜之类。

肉行

坊巷桥市，皆有肉案，列三五人操刀，生熟肉从便索唤，阔切，片批，细抹，顿刀之类，至晚即有煨爆熟食上市，凡买物不上数钱得者是数。

饼店

凡饼店有油饼店，有胡饼店，若油饼店，即卖蒸饼，糖饼，装合，引盘之类，胡饼店则卖门油，菊花，宽焦，侧厚，油碓，髓饼，新样满麻，每案用三五人捍剂卓花入炉，自五更卓案之声远近相闻，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，皇建院前郑家最盛，每家有五十余炉。

鱼行

卖生鱼则用浅抱桶，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，或循街出卖，每日早惟新郑门，西水门，万胜门，如此生鱼有数千檐入门，冬月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，谓之『车鱼』，每斤不上一百文。

卷五

民俗

凡百所卖饮食之人，装鲜净盘合器皿，车檐动便，奇巧可爱食味和羹，不敢草略，其卖药卖卦，皆具冠带，至于乞丐者，亦有规格，稍似懈怠，众所不容，其土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，各有本色，不敢越外，谓如香铺裹香人，即顶帽披背，质库掌事，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幅之类，街市行人，便认得是何色目，加之人情高谊，若见外方之入为都人凌欺，众必救护之，或见军铺收领到鬪争公事，横身劝救，有陪酒食檐官方救之者，亦无惮也，或有从外新来，邻左居住，则相借借动使，戏遗汤茶，指引买卖之类，更有提茶瓶之人，每日邻里互相支茶，相问动静，凡百吉凶之家，人皆盈门，其正酒店户，见脚店三两次打酒，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，以至贫下人家，就店呼酒，亦用银器供送，有连夜饮若，次日取之，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，银器供送，亦复如是，其阔略大量，天下无之也，以其人烟浩穰，添十数万众不加多，减之不觉少，所谓花阵酒池，香山药海，别有幽坊小巷，燕馆歌楼，举之万数，不欲繁碎。

京瓦伎艺

崇，观以来，在京瓦肆伎艺，张廷叟，孟子书，主张小唱，李师师，徐婆惜，封宜奴，孙三四等，诚其角者，嘌唱弟子，张七七，王京奴，左小四，安娘，毛团等，教坊减罢并温习，张翠盖，张成弟子，薛子大，薛子小，俏枝儿，杨总惜，周寿奴，称心等，般杂剧，杖头傀儡任小三，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，差晚看不及矣，悬丝傀儡，张金线，李外宁，药发傀儡，张臻妙，温奴哥，真个强，没勃脐，小掉刀，筋骨上索杂手伎，浑身眼，李宗正，张哥，球杖踢弄，孙宽，孙十五，曾无党，高恕，李孝详，讲史，李慥，杨中立，张十一，徐明，赵世亨，贾九，小说，王颜喜，盖中宝，刘名广，散乐，张真奴，舞旋，杨望京，小儿相扑，杂剧，掉刀，蛩牌，董十五，赵七，曹保义，朱婆儿，没困驼，风僧哥，俎六姐，影戏，丁仪，瘦吉等，弄乔影戏，刘百禽，弄（上ノ下虫）蚁，孔三传，耍秀才，诸宫调，毛详，霍伯丑，商谜，吴八儿，合生，张山人，说诨话，刘乔，河北子，帛遂，吴牛儿，达眼五，重明乔，骆驼儿，李敦等，杂（口班），外入孙三神鬼，霍四究，说三分，尹常卖，五代史，文八娘，叫果子，其余不可胜数，不以风雨寒暑，诸棚看人，日日如是，教坊钧容直，每遇旬休按乐，亦请人观看，每遇内宴前一日，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，习队舞，作乐杂剧节次。

娶妇

凡娶媳妇，先起草砧子，两家允许，然后起细帖子，序三代名讳，议亲人有服亲田产官职之类，次檐许口酒，以络盛酒瓶，袋以大花八朵，罗绢生色或银胜八枚，又以花红缴檐上，谓之『缴檐红』，与女家，女家以淡水二瓶，活金三五个，筋一双，悉送在元酒瓶内，谓之『回鱼筋』，或下小定，大定，或相媳妇与不相，若相媳妇，即男家亲人或婆往女家看中，即以钗子插冠中，谓之『插钗子』，或不入意，即留一两端彩段，与之压惊，则此亲不谐矣，其媒人有数等，上等戴盖头，着紫背子，说官亲官院恩泽，中等戴冠子，黄包髻背子，或只繁裙手，把青凉伞儿，皆两人

同行。下定了。即旦望媒人传语。遇节序。即以节物颜面羊酒之类迨女家。随家丰俭。女家多回巧作之类。次下财礼。次报成结日子。次过大礼。先一日或是日早下催妆冠帔花粉。女家回公裳花幙头之类。前一日女家先来挂帐。铺设房卧。谓之『铺房』。女家亲人有茶酒利市之类。至迎娶日。儿家以车子或花檐子发迎客引至女家门。女家管待迎客。与之彩段。作乐催妆上车檐。从人未肯起。炒咬利市。谓之『起檐子』。与了然后行。迎客先回至儿家门。从人及儿家人乞觅利市钱物花红等。谓之『拦门』。新妇下车子。有阴阳人执斗。内盛谷豆钱菓草节等。呪祝望门而撒。小儿辈争拾之。谓之『撒谷豆』。俗云厌青羊等杀神也。新人下车檐。踏青布条或毡席。不得踏地。一人捧镜倒行。引新人跨鞍蓦草及秤上过。入门。于一室内当中悬帐。谓之『坐虚帐』。或只径入房中坐于床上。亦谓之『坐富贵』。其送女客。急三盏而退。谓之『走送』。众客就筵三杯之后。婿具公裳花胜簇面。于中堂升一榻。上置椅子。谓之『高坐』。先媒氏请。次姨氏或妯氏请。各斟一杯饮之。次丈母请。方下坐。新人门额。用彩一段。碎裂其下。横抹挂之。婿入房。即众争撺小片而去。谓之『利市缴门红』。婿于床前请新妇出。二家各出彩段。绾一同心。谓之『牵巾』。男挂于笏。女搭于手。男倒行出。面皆相向。至家庙前参拜毕。女复倒行。扶入房讲拜。男女各尹先后对拜毕。就床。女向左。男向右坐。妇女以金钱彩菓散掷。谓之『撒帐』。男左女右。留少头髮。二家出正段。钗子。木梳。头须之类。谓之『合髻』。然后用两盏以彩结连之。互饮一盏。谓之『交杯酒』。饮讫掷盏。并花冠子于床下。盏一仰一合。俗云『大吉』。则众喜贺。然后掩帐讫。宫院中即亲随人抱女婿去。已下人家即行出房。参谢诸亲。复就坐饮酒。散后。次日五更。用一卓。盛镜台镜予于其上。望上展拜。谓之『新妇拜堂』。次拜尊长亲戚。各有彩段巧作鞋枕等为献。谓之『赏贺』。尊长则复换一正回之。谓之『答贺』。婿往参妇家。谓之『拜门』。有力能趣办。次日则往。谓之『复面拜门』。不然。三日七日皆可。赏贺亦如女家之礼。酒散。女家具鼓吹从物。迎婿还家。三日。女家送彩段油蜜蒸饼。谓之『蜜和油蒸饼』。其女家来作会。谓之『暖女』。七日则取女归。盛送彩段头面与之。谓之『洗颜』。一日则大会相庆。谓之『满月』。自此以后。礼数简矣。

育子

凡孕妇入月。于初一日父母家以银盆。或鍍或彩画盆。盛粟秆一束。上以锦繡或生色帕复盖之。上插花朵及通草。帖罗五男二女花样。用盘合装。送馒头。谓之『分痛』。并作眠羊。卧鹿羊。生菓实。取其眠卧之义。并牙儿衣物（ㄋㄟ 朋）籍等。谓之『催生』。就蓐分娩讫。人争送粟米炭醋之类。三日落脐灸额。七日谓之『一腊』。至满月则生色及（ㄋㄟ 朋）繡钱。贵富家金银犀玉为之。并菓子。大展洗儿会。亲宾盛集。煎香汤于盆中。下菓子彩钱葱蒜等。用数丈彩绕之。名曰『围盆』。以钗子搅水。谓之『搅盆』。观者各撒钱于水中。谓之『添盆』。盆中枣子直立者。妇人争取食之。以为生男之征。浴儿毕。落胎髮。遍谢坐客。抱牙儿入他人房。谓之『移窠』。生子百日。置会。谓之『百晬』。至来歳生日。谓之『周岁』。罗列盘瓊于地。盛菓木。饮食。官诰。笔研。算秤等经卷针线应用之物。观其所先拈者。以为征兆。谓之『试晬』。此小儿之盛礼也。

卷六

正月

正月一日年节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。士庶自早互相庆贺。坊巷以食物动使菓实柴炭之类。歌叫关扑。如马行。潘楼街。州东宋门外。州西梁门外踊路。州北封丘门外。及州南一带。皆结彩棚。铺陈冠梳。珠翠。头面。衣着。花朵。领抹。靴鞋。玩好之额。间列舞场歌馆。车马交驰。向晚。贵家妇女纵赏关赌。入场观看。入市店饮宴。惯习成风。不相笑鳞。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。小民虽贫者。亦须新洁衣服。把酒相酬尔。

元旦朝会

正旦大朝会。车驾坐大庆殿。有介冑长大人四人立于殿角。谓之『鎮殿将军』。诸国使人入贺。殿庭列法驾仪仗。百官皆冠冕朝服。诸路举人解首。亦士服立班。其服二量冠。白袍青縁。诸州进奏吏。各执方物入献。诸国使人。大辽大使顶金冠。后檐尖长。如大莲叶。服装窄袍。金蹀躞。副使展裹金带。如汉服。大使拜则立左足。跪右足。以两手着右肩为一拜。副使拜如汉仪。夏国使副。皆金冠。短小样制服。绯窄袍。金蹀躞。吊敦背。叉手展拜。高丽与南番交州使人。并如汉仪。回纥皆长髯高鼻。以正帛缠头。散披其服。于阗皆小金花毡笠。金丝战袍。束带。

并妻男同来。乘骆驼。毡兜铜铎入贡。三佛齐皆瘦脊鞭头。绯衣。上织成佛面。又有南蛮五姓番。皆椎髻乌毡。并如僧人。礼拜入见。旋赐汉装锦袄之类。更有真腊。大理。大石等国。有时来朝贡。其大辽使人。在都亭驿。夏国在都亭西驿。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。回纥。于阗在礼宾院。诸番国在瞻云馆或怀远驿。唯大辽。高丽就馆赐宴。大辽使人朝见讫。翌日诣大相国寺烧香。次日诣南御苑射弓。朝廷旋选能射武臣伴射。就彼赐宴。三节人皆与焉。先列招箭班十余于垛子前。使人多用弩子射。一裹无脚小幞头子锦袄子辽人。踏开弩子。舞旋搭箭。过与使人。彼窥得端正。止令人发牙。例本朝伴射用弓箭。中的则赐闹装。银鞍马。衣着。金银器物有差。伴射得捷。京师市井儿遮路争献口号。观者如堵。翌日人使朝辞。朝退。内前灯山已上彩。其速如神。

立春

立春前一日。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。开封。祥符两县。置春牛于府前。至日绝早。府僚打春。如方州仪。府前左右。百姓卖小春牛。往往花装栏坐。上列百戏人物。春幡雪柳。各相献遗。春日。宰执亲王百官。皆赐金银幡胜。入贺讫。戴归私第。

元宵

正月十五日元宵。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。开封府绞缚山棚。立不正对宣德楼。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。奇术异能。歌舞百戏。鳞鳞相切。乐声嘈杂十余里。击丸蹴鞠。踏索上竿。赵野人。倒吃冷淘。张九哥。吞铁剑。李外宁。药法傀儡。小健儿。吐五色水。旋烧泥丸子。大特落。灰药。楸枰儿。杂剧。温大头。小曹。嵇琴。党干。箫管。孙四。烧炼药方。王十二。作剧术。邹遇。田地广。杂扮。苏十。孟宣。筑球。尹常卖。五代史。刘百禽。（上）下虫蚁。杨文秀。鼓笛。更有猴呈百戏。鱼跳刀门。使唤蜂蝶。追呼蝼蚁。其余卖药。卖卦。沙书地谜。奇巧百端。日新耳目。至正月七日。人使朝辞出门。灯山上彩。金碧相射。锦绣交辉。面北悉以彩结。山杏上皆画神仙故事。或坊市卖药卖卦之人。横列三门。各有彩结金书大牌。中曰『都门道』。左右曰『左右警卫之门』。上有大牌曰『宣和与民同乐』。彩山左右。以彩结文殊。普贤。跨狮子白象。各于手指出水五道。其手摇动。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。用木柜贮之。逐时放下。如瀑布状。又于左右门上。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。用青幕遮笼。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。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。自灯山至宣德门楼横大街。约百余丈。用棘刺围遶。谓之『棘盆』。内设两长竿。高数十丈。以缯彩结束。纸糊百戏人物。悬于竿上。风动宛若飞仙。内设乐棚。差衙前乐人作乐杂戏。并左右军百戏。在其中驾坐一时呈拽。宣德楼上。皆垂黄绿帘中一位。乃御座。用黄罗设一彩棚。御龙直执黄盖掌扇。立于帘外。两朵楼各挂灯球一枚。约方圆丈余。内燃椽烛。帘内亦作乐。宫嫔嬉笑之声。下闻于外。楼下用枋不垒成露台一所。彩结栏槛。两边皆警卫排立。锦袍。幞头簪赐花。执骨朵子。面此乐棚。教坊钧容直。露台弟子。更互杂剧。近门亦有内等子班道排立。万姓皆在露台观看。乐人时引万姓山呼。

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

正月十四日。车驾幸五岳观迎祥池。有对御。（谓赐群臣宴也。）至晚还内围子。亲从官皆顶球头大帽。簪花。红锦团茶戏狮子衫。金镀天王腰带。数重骨朵。天武官皆顶双卷脚幞头。紫上大搭天鹅结带宽衫。殿前班顶两脚屈曲向后花装幞头。着绯青紫三色燃金线结带望仙苑袍。跨弓箭。乘马。一扎鞍辔。纓纓前导。御龙直一脚指天一脚圈曲幞头。着红方胜锦袄子。看带束带。执御从物。如金交椅。唾盂。水罐。菓盆。掌扇。纓纓之类。御椅子皆黄罗珠蹙背座。则亲从官执之。诸班直皆幞头锦袄束带。每常驾出有红纱帖金烛笼二百对。元宵加以琉璃玉柱掌扇灯。快行家各执红纱珠络灯笼。驾将至。则围子数重。外有一人扑月样兀子锦。覆于马上。天武官十余人。簇拥扶策。喝曰。

『看驾头。』次有吏部小使臣百余。皆公裳。执珠络球杖。乘马听唤。近侍余官皆服紫绯绿公服。三衙太尉。知合。御带罗列前导。两边皆内等子。选诸军膂力者。着锦袄顶帽。握拳顾望。有高声者捶之流血。教坊钧容直乐部前引。驾后诸班直马队作乐。驾后围子外左则宰执侍从。右则亲王。宗室南班官。驾近。则列横门十余人击鞭。驾后有曲柄小红繡伞。亦殿侍执之于马上。驾入灯山。御辇院人员辇前喝『随竿媚来』。御辇团转一遭。倒行观灯山。谓之『鸩鸽旋』。又谓之『踏五花儿』。则辇官有喝赐矣。驾登宣德楼。游人奔赴露台下。

十五日驾诣上清宫

十五日诣上清宫。亦有对御。至晚回内。

十六日

十六日车驾不出。自进早膳讫。登门乐作。卷帘。御座临轩。宣万姓。先到门下者。犹得瞻见天表。小帽红袍。独卓子。左右近侍。帘外伞扇执事之人。须臾下帘。则乐作。纵万姓游赏。两朵楼相对。左楼相对。郾王以次彩棚幕次。右楼相对。蔡太师以次执政戚里幕次。时复自楼上有金凤飞下诸幕次。宣赐不辍。诸幕次中。家妓竞奏新声。与山棚露台上下。乐声鼎沸。西条楼下。开封尹弹压幕次。罗列罪人满前。时复决遣。以警愚民。楼上时传口勅。特令放罪。于是华灯宝炬。月色花光。霏雾融融。动烛远近。至三鼓。楼上以小红纱灯球缘索而至半空。都人皆知车驾还内矣。须臾闻楼外击鞭之声。则山楼上下。灯烛数十万盏。一时灭矣。于是贵家车马。自内前鳞切。悉南去游相国寺。寺之大殿。前殿乐棚。诸军作乐。两廊有诗牌灯云。『天碧银河欲下来。月华如水照楼台。』并『火树银花合。星桥铁锁开』之诗。其灯以木牌为之。雕镂成字。以纱绢幕之于内。密燃其灯。相次排定。亦可爱赏。资圣阁前安顿佛牙。设以水灯。皆系宰执。戚里。贵近占设看位。最要闹。九子母殿及东西塔院。惠林。智海。宝梵。竞陈灯烛。光彩争华。直至达旦。其余宫观寺院。皆放万姓烧香。如开宝。景德大佛守等处。皆有乐棚。作乐燃灯。惟禁宫观寺院。不设灯烛矣。次则葆真宫有玉柱玉帘窗隔灯。诸坊巷。马行。诸香药铺唐。茶坊酒肆。灯烛各出新奇。就中莲华王家香铺灯火出羣。而又命僧道场打花钹。弄椎鼓。游人无不驻足。诸门皆有官中乐棚。万街千巷。尽皆繁盛浩闹。每一坊巷口。无乐棚去处。多设小影戏棚子。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。以引聚之。殿前班在禁中右掖门里。则相对石掖门设一乐棚。放本班家口。登皇城观看。官中有宣赐茶酒妆粉钱之类。诸营班院于法不得夜游。各以竹竿出灯球于半空。远近高低。若飞星然。阡陌纵横。城闉不禁。别有深坊小巷。繡额珠帘。巧制新妆。竞夸华丽。春情荡漾。酒兴融怡。雅会幽欢。寸阴可惜。景色浩闹。不觉更阑。宝骑骀骀。香轮辘辘。五陵年少。满路行歌。万户千门。笙簧未彻。市人卖玉海。夜蛾。蜂儿。雪柳。菩提叶。科头圆子。拍头焦（飠追）。唯焦（飠追）以竹架子出青伞上。装缀梅红缕金小灯笼子。架子前后亦设灯笼。敲鼓应拍。团团转走。谓之『打旋罗』。街巷处处有之。至十九日收灯。五夜城闉不禁。尝有旨展日。宣和年间。自十二月于政枣门〔二名景龙〕门上。如宣德门元夜点照。门下亦置露台。南至宝篆宫。两边关扑买卖。晨晖门外设看位一所。前以荆棘围绕。周回的五七十步。都下卖鹌鹑骨飰儿。圆子。（飠追）拍。白肠。水晶鲙。科头细粉。旋炒栗子。银杏。盐豉。汤鷄。段金橘。橄榄。龙眼。荔枝。诸般市合。团团密摆。准备御前索唤。以至尊有时在看位内。门司。御药。知省。太尉。悉在帘前。用三五人弟子祇应。毡盆照耀。有同白日。仕女观者。中贵邀住劝酒一金杯令退。直至上元。谓之『预赏』。惟周待诏瓠羹。贡余者一百二十文足一个。其精细果别如市店十文者。

收灯都人出城探春

收灯毕。都人争先出城探春。州南则玉津园外学方池亭榭。玉仙观。转龙湾西去一丈佛园子。王太尉园。奉圣寺前孟景初园。四里桥望牛冈剑客庙。自转龙湾东去陈州门外。园馆尤多。州东宋门外快活林。勃脐陂。独乐冈。砚台。蜘蛛楼。麦家园。虹桥王家园。曹。宋门之间东御苑。干明崇夏尼寺。州北李驸马园。州西新郑门大路。直过金明池西道者院。院前皆妓馆。以西宴宾楼有亭榭。曲折池塘秋千画舫。酒客税小舟。帐设游赏。相对祥祺观。直至板桥。有集贤楼。莲花楼。乃之官河东。陕西五路之别馆。寻常钱送。置酒于此。过板桥。有下松园。王太宰园。杏花冈。金明池角南去水虎翼巷水磨下蔡太师园。南洗马桥西巷内华严尼寺。王小姑酒店北金水河两浙尼寺巴娄寺。养种园。四时花木。繁盛可观。南去药梁园。童太师园。南去铁佛寺。鸿福寺。东西栢榆村。州北模天坡。角桥至仓王庙。十八寿壁尼寺。孟四翁酒店。州西北元有庶人园。有创台。流杯亭榭数处。放人春赏。大抵都城左近。皆是园圃。百里之内。并无闾地。次第春容满野。暖律喧晴。万花争出。粉墙细柳。斜笼绮陌。香轮暖辗。芳草如茵。骏骑骄嘶。杏花如繡。莺啼芳树。燕舞晴空。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。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。举目则秋千巧笑。触处则蹴踘踈狂。寻芳选胜。花絮时坠。金樽折翠簪红。蜂蝶暗随归骑。于是相继清明节矣。

卷七

清明节

清明节，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，前一日谓之『炊熟』，用麵造枣（食固）飞燕，柳条串之，插于门楣，谓之『子推燕』，予女及笄者，多以是日上头，寒食第三节，则清明日矣，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，都城人出郊，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，宗室南班近亲，亦分遣诣诸陵坟享祀，从人皆紫衫白绢三角子青行缠，皆系官给，节日亦禁中出车马，诣奉先寺道者院祀诸宫人坟，莫非金装绀幘，锦额珠帘，绣扇双遮，纱笼前导，士庶阖塞诸门，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，四野如市，往往就芳树之下，或园囿之间，罗列杯盘，互相劝酬，都城之歌儿舞女，遍满园亭，抵暮而归，各携枣（食固），炊饼，黄胖，掉刀，名花异果，山亭戏具，鸭卵鸡雏，谓之『门外土仪』，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，四垂遮映，自此三日，皆出城上坟，但一百五日最盛，节日坊市卖稠饧，麦糕，乳酪，乳饼之类，缓入都门，斜阳御柳，醉归院落，明日梨花，诸军禁卫，各成队伍，跨马作乐四出，谓之『摔脚』，其旗旄鲜明，军容雄壮，人马精锐，又别为一景也。

三日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

三月一日，州西顺天门外开金明池琼林苑，每日教习军驾上池仪范，虽禁从士庶许纵赏，御史台有榜不得弹劾，池在顺天门外街北，周围约九里三十步，池西直径七里许，入池门内南岸，西去百余步，有面北临水殿，车驾临幸，观争标锡宴于此，往日旋以彩幄，政和间用土木工造成矣，又西去数百步，乃仙桥，南北约数百步，桥面三虹，朱漆阑楯，下排鴈柱，中央隆起，谓之『骆驼虹』，若飞虹之状，桥尽处，五殿正在池之中心，四岸石甃，向背大殿，中坐各设御幄，朱漆明金龙床，河间云水，戏龙屏风，不禁游人，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，勾肆罗列左右，桥上两边用瓦盆，内掷头钱，关扑钱物，衣服，动使，游人还往，荷盖相望，桥之南立棂星门，门里对立彩楼，每争标作乐，列妓女于其上，门相对街南有砖石甃砌高台，上有楼观，广百丈许，曰宝津楼，前至池门，阔百余丈，下阉仙桥水殿，车驾临幸，观骑射百戏于此池之东岸，临水近墙皆垂杨，两边皆彩棚幕次，临水假赁，观看争标，街东皆酒舍，博易场户，艺人勾肆，质库，不以几日报解下，只至闭池，便典没出卖，北去直至池后门，乃汴河西水门也，其池之西岸，亦无屋宇，但垂杨蘸水，烟草铺堤，游人稀少，多垂钓之士，必于池苑所买牌子，方许捕鱼，游人得鱼，倍其价买之，临水砑脍，以荐芳樽，乃一时佳味也，习水教罢，繫小龙船于此，池岸正北对五殿，起大屋，盛大龙船，谓之『奥屋』，车驾临幸，往往取二十日，诸禁卫班直，簪花，披锦绣捻金线衫袍，金带勒帛之类结束，竞逞鲜新，出内府金鎗，宝装弓箭，龙凤绣旗，红缨锦旆，万骑争驰，铎声震地。

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

驾先幸池之临水殿锡燕羣臣，殿前出水棚，排立仪卫，近殿水中，横列四彩舟，上有诸军百戏，如大旗，狮豹，掉刀，蛮牌，神鬼，杂剧之类，又列两船，皆乐部，又有一小船，上结小彩楼，下有三小门，如傀儡棚，正对水中，乐船上参军色进致语，乐作，彩棚中门开，出小木偶人，小船子上有一白衣垂钓，后有小童举棹划船，辽遶数回，作语，乐作，钓出活小鱼一枚，又作乐，小船入棚，继有木偶筑球舞旋之类，亦各念致语，唱和，乐作而已，谓之『水傀儡』，又有两画船，上立秋千，船尾百戏人上竿，左右军院虞候监教鼓笛相和，又一人上蹴秋千，将平架，筋斗掷身入水，谓之『水秋千』，水戏呈毕，百戏乐船，并各鸣锣鼓，动乐舞旗，与水傀儡船分两壁退去，有小龙船二十只，上有绯衣军士各五十余人，各设旗鼓铜锣，船头有一军校，舞旗招引，乃虎翼指挥兵级也，又有虎头船十只，上有一锦衣人，执小旗立船头上，余皆着青短衣，长顶头巾，齐舞棹，乃百姓卸在行人也，又有飞鱼船二只，彩画间金，最为精巧，上有杂彩戏衫五十余人，间列杂色小旗绯伞，左右招舞，鸣小锣鼓铙钹之属，又有鳅鱼船二只，止容一人撑划，乃独木为之也，皆进花石朱纁所进，诸小船竞诣奥屋，牵拽大龙船出诣水殿，其小龙船争先团转翔舞，迎导于前，其虎头船以绳索引龙舟，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，阔三四丈，头尾鳞鬣，皆雕镂金饰，棹板皆退光，两边列十合子，充合分歌泊，中设御座龙水屏风，棹板到底深数尺，底上密排铁铸大银样，如桌面大者压重，庶不欹侧也，上有层楼台观，槛曲安设御座，龙头上人舞旗，左右水棚，排列六桨，宛若飞腾，至水殿，舣之一边，水殿前至仙桥，预以红旗插于水中，标识地分远近，所谓小龙船，列于水殿前，东西相向，虎头，飞鱼等船，布在其后，如两阵之势，须臾，水殿前水棚上一军校以红旗招之，龙船各鸣锣鼓出阵，划棹旋转，共为圆阵，谓之『旋罗』，水殿前又以旗招之，其船分而为二，各圆阵，谓之『海眼』，又以旗招之，两队船相交，谓之『交头』，又以旗招之，则诸船皆列五殿之东面，对水殿排成行列，则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，上挂以锦彩银盃之类，谓之『标竿』，插在近殿水中，又见旗招之，则两行舟鸣鼓并进，捷者得标，则山呼拜舞，并虎头船之类，各三次争标而止，其小船复引大龙船入奥屋内矣。

驾幸琼林苑

驾方幸琼林苑。在顺天门大街。面北。与金晚池相对。大门牙道。皆古松怪柏。两傍有石榴园。櫻桃園之类。各有亭榭。多是酒家所占。苑之东南隅。政和间创筑华觚冈。高数十丈。上有横观层楼。金碧相射。下有锦石缠道。宝砌池塘。柳锁虹桥。花紫凤舸。其花皆素馨。茉莉。山丹。瑞香。含笑。射香等闽。广。二浙所进南花。有月池。梅亭牡丹之类。诸亭不可悉数。

驾幸宝津楼宴殿

宝津楼之南。有宴殿。驾临幸。嫔御车马在此。寻常亦禁人出入。有官监之。殿之西有射殿。殿之南有横街。牙道柳径。乃都人擊球之所。西去苑西门水虎翼巷横道之南。有古桐牙道。两傍亦有小园圃台榭。南过画桥。水心有大撮焦亭子。方池柳步围绕。谓之虾（虫麻）亭。亦是酒家占。寻常驾未幸。习旱教于苑大门。御马立于门上。门之两壁。皆高设彩棚。许士庶观赏。呈引百戏。御马上池。则张黄盖擊鞭如仪。每遇大龙船出。及御马上池。则游人增倍矣。

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

登宝津楼。诸军百戏。呈于楼下。先列鼓子十数辈。一人摇双鼓子。近前进致语。多唱『青春三月暮山溪』也。唱讫。鼓笛举一红巾者弄大旗。次狮豹入场。坐作进退。奋迅举止毕。次一红巾者。手执两白旗子。跳跃旋风而舞。谓之『扑旗子』。及上竿。打筋斗之类讫。乐部举动。琴家弄令。有花妆轻健军士百余。前列旗帜。各执雉尾。蛮牌。木刀。初成行列。拜舞互变开门夺桥等阵。然后列成偃月阵。乐部复动蛮牌令。数内两人出阵对舞。如擊刺之状。一人作奋擊之势。一人作僵仆。出场凡五七对。或以鎗对牌。剑对牌之类。忽作一声如霹雳。谓之『爆仗』。则蛮牌者引退。烟火大起。有假面披髮。口吐狼牙烟火。如鬼神状者上场。着青帖金花短后之衣。帖金皂袴。跣足。携大铜锣随身。步舞而进退。谓之『抱锣』。遶场数遭。或就地放烟火之类。又一声爆仗。乐部动拜新月慢曲。有面涂青绿。戴面具金睛。饰以豹皮锦绣看带之类。谓之『硬鬼』。或执刀斧。或执杵棒之类。作脚步蘸立。为驱捉视听之状。又爆仗一声。有假面长髯。展裹緣袍鞞筒。如钟馗像者。傍一人以小锣相招和舞步。谓之『舞判』。继有二三瘦瘠。以粉涂身。金睛白面。如髑髅状。繫锦绣围肚看带。手执软仗。各作魁谐趋踈。举止若排戏。谓之『哑杂剧』。又爆仗响。有烟火就涌出。人面不相覩。烟中有七人。皆披髮文身。着青纱短后之衣。锦绣围肚看带。内一人金花小帽。执白旗。余皆头巾。执真刀。互相格斗擊刺。作破面剖心之势。谓之『七圣刀』。忽有爆仗响。又复烟火。出散处以青幕围绕。列数十辈。皆假面异服。如祠庙中神鬼塑像。谓之『歇帐』。又爆仗响。卷退。次有一擊小铜锣。引百余人。或巾裹。或双髻。各着杂色半臂。围肚看带。以黄白粉涂其面。谓之『抹脸』。各执木棹刀一口。成行列。擊锣者指呼。各拜舞起居毕。喝喊变阵子数次。成一字阵。两两出阵格斗。作夺刀擊刺之态百端讫。一人弃刀在地。就地擲身。背着地有声。谓之『扳落』。如是数十对讫。复有一装田舍儿者入场。念诵言语讫。有一装村妇者入场。与村夫相值。各持棒杖互相擊触。如相驱态。其村夫者以杖背村妇出场毕。后部乐作。诸军缴队杂剧一段。继而露台弟子杂剧一段。是时弟子萧住儿。丁都赛。薛子大。薛子小。杨总惜。崔上寿之辈。后来者不足数。合曲舞旋讫。诸班直常入祇候子弟所呈马骑。先一人空手出马。谓之『引马』。次一人磨旗出马。谓之『开道旗』。次有马上抱红绣之球。擊以红锦索。擲下于地上。数骑追逐射之。左曰『仰手射』。右曰『合手射』。谓之『拖绣球』。又以柳枝插于地。数骑以划子箭。或弓或弩射之。谓之『（ㄹ 昔）柳枝』。又有以十余小旗。遍装轮上而背之出马。谓之『旋风旗』。又有执旗挺立鞍上。谓之『立马』。或以身下马。以手攀鞍而复上。谓之『骗马』。或用手握定镫袴。以身从后鞭来往。谓之『跳马』。忽以身离鞍。屈右脚挂马鬃。左脚在镫。左手把鬃谓之『献鞍』。又曰『弃鬃背坐』。或以两手握镫袴。以肩着鞍桥。双脚直上。谓之『倒立』。忽掷脚着地。倒拖顺马而走。复跳上马。谓之『拖马』。或留左脚着镫。右脚出镫。离鞍横身。在鞍一边。右手捉鞍。左手把鬃存身。直一脚顺马而走。谓之『飞仙膊马』。又存身拳曲在鞍一边。谓之『镫里藏身』。或右臂挟鞍。足着地顺马而走。谓之『赶马』。或出一镫。坠身着秋。以手向下绰地。谓之『绰尘』。或放令马先走。以身追及。握马尾而上。谓之『豹子马』。或横身鞍上。或轮弄利刃。或重物大刀双刀百端讫。有黄衣老兵。谓之『黄院子』。数辈执小绣龙旗前导。官监马骑百余。谓之『妙法院』。女童皆妙龄翘楚。结束如男子。短顶头巾。各着杂色锦绣捻金丝番段窄袍。红绿吊敦束带。莫非玉鞞金勒。宝（革登）花鞞。艳色耀日。香风袭人。驰骤至楼前。团转数遭。轻帘鼓声。马上亦有呈骁艺者。中贵人许攸押队。招呼成列。鼓声一齐。掷身下马。一手执弓箭。揽缰子。就地如男子仪。拜舞山呼讫。复听鼓声。骗马而上。大抵禁庭如男子装者。便随男子礼起居。复驰骤团旋分合阵子讫。分两阵。两两出阵。左右使马直背射弓。使番鎗或草棒。交马野战。呈骁骑讫。引退。又作乐。先设彩结小球门于殿前。有花装男子百余入。皆裹角子向后拳曲花幞头。半着红。半着青锦袄子。义襴束带。丝鞋。各跨雕鞍花（革鞞）驴子。分为两队。各有朋头一名各执彩画球杖。谓之『小打』。一朋头用杖擊弄球子如缴球子方坠地。两朋争占。供与朋头。左朋擊球子过门入孟为胜。右明向前争占。不令入孟。互相

追逐。得筹谢恩而退。续有黄院子引出宫监百余。亦如小打者。但加之珠翠装饰。玉带红靴。各跨小马。谓之『大打』。人人乘骑精熟。驰骤如神。雅态轻盈。妍姿绰约。人间但见其团画矣。呈讫。

驾幸射殿射弓

驾诣射殿射弓。垛子前列招箭班二十余人。皆长脚幞头。紫绣抹额紫宽衫。黄义襴。鴈翅排立。御箭去则齐声招舞。合而复开。箭中的矣。又一人口衔一银盃。两肩两手共五只。箭来皆能承之。射毕驾归宴殿。

池苑内纵人关扑游戏

池苑内除酒家艺人占外。多以彩幕缴络。铺设珍玉。奇玩。正帛。动使。茶酒器物关扑。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。以至车马。地宅。歌姬。舞女。皆约以价而扑之。出九和合有名者。任大头。快活三之类。余亦不数。池苑所进奉鱼藕果实。宣赐有差。后苑作进小龙船。雕牙缕翠。极尽精巧。随驾艺人池上作场者。宣。政间。张艺多。浑身眼。宋寿香。尹士安小乐器。李外宁水傀儡。其余莫知其数。池上饮食。水饭。凉水菽豆。螺蛳肉。饶梅花酒。查片。杏片。梅子。香药脆梅。旋切鱼脍。青鱼。盐鸭卵。杂和辣菜之类。池上水教罢。贵家以双缆黑漆平船。紫帷帐。设列家乐游池。宣。政间亦有假赁大小船子。许士庶游赏。其价有差。

驾回仪卫

驾回则御裹小帽。簪花乘马。前后从驾臣寮。百司仪卫。悉赐花。大观初。乘驄马至太和宫前。忽宣小鸟。其马至御前拒而不进。左右曰。『此愿封官。』勅赐龙骧将军。然后就辔。盖小鸟平日御爱之马也。莫非锦绣盈都。花光满目。御香拂路。广乐喧空。宝骑交驰。彩棚夹路。绮罗珠翠。戸戸神仙。画阁红楼。家家洞府。游人士庶。车马万数。妓女旧日多乘驴。宣。政间惟乘马。披凉衫。将盖头背繫冠子上。少年狎客。往往随后。亦跨马轻衫小帽。有三五文身恶少年控马。谓之『花褪马』。用短缰促马头。刺地而行。谓之『鞅缰』。呵喝驰骤。竞逞骏逸。游人往往以竹竿挑挂终日关扑所得之物而归。仍有贵家士女。小轿插花。不垂帘幙。自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闭池。虽风雨亦有游人。略无虚日矣。

是日季春。万花烂熳。牡丹芍药。棣棠木香。种种上市。卖花者以马头竹蓝铺排。歌叫之声。清奇可听。晴帘静院。晓幙高楼。宿病未醒。好梦初觉。闻之莫不新愁易感。幽恨悬生。最一时之佳况。诸军出郊。合教阵队。

卷九

四月八日

四月八日佛生日。十大禅院各有浴佛斋会。煎香药糖水相遗。名曰『浴佛水』。迤邐时光昼永。气序清和。榴花院落。时闻求友之莺。细柳亭轩。乍见引雏之燕。在京七十二戸诸正店。初卖煮酒。市井一新。唯州南清风楼最宜夏饮。初尝青杏。乍荐樱桃。时得佳宾。觥酬交错。是月茄瓠初出上市。东华门争先供进。一对可直三五十千者。时菓则御桃。李子。金杏。林檎之类。

端午

端午节物。百索艾花。银样鼓儿花。花巧画扇。香糖果子。粽子。白团。紫苏。菖蒲。木瓜。并皆茸切。以香药相和。用梅红匣子盛裹。自五则一日及端午前一日。卖桃。柳。葵花。蒲叶。佛道艾。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。与粽子。五色水团。茶酒供养。又钉艾人于门上。士庶递相宴赏。

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

六月六日州北崔府生日。多有戏送。无盛如此。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。最为繁盛。庙在万胜门外一里许。勅赐神保观。二十三日御前献送后苑作与书艺局等处制造戏玩。如球杖。弹弓。弋射之具。鞍辔。衔勒。樊笼之类。悉皆精巧。作乐迎引至庙。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。教坊钧容直作乐。更互杂剧舞旋。太官局供食。连夜二十四盞。各有节次。至二十四日。夜五更争烧头炉香。有在庙止宿。夜半起以争先者。天晓。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。其社火

呈于露台之上。所献之物。动以万数。自早呈拽百戏。如上竿。趯弄。跳索。相扑。鼓板。小唱。斗鷄。说诨话。杂扮。商谜。合笙。乔筋骨。乔相扑。浪子。杂剧。叫果子。学像生。倬刀。装鬼。研鼓。牌棒。道术之类。色色有之。至暮呈拽不尽。殿前两幡竿。高数十丈。左则京城所。右则修内司。搭材分占上竿呈艺解。或竿尖立横不列于其上。装神鬼。吐烟火。甚危险骇人。至夕而罢。

是月巷陌杂卖

是月时物。巷陌路口。桥门市井。皆卖大小米水饭。炙肉。干脯。莴苣笋。芥辣瓜儿。义塘甜瓜。卫州白桃。南京金桃。水鹅梨。金杏。小瑶李子。红菱。沙角儿。药木瓜。水木瓜。冰雪。凉水荔枝膏。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。冰雪惟旧宋门外两家最盛。悉用银器。沙糖菽豆。水晶皂儿。黄冷团子。鷄头穰。冰云。细料馄饨儿。麻饮鷄皮。细索凉粉。素签。成串熟林檎。脂麻团子。江豆碇儿。羊肉小馒头。龟儿沙馅之类。都人最重三伏。盖六月中别无时节。往往风亭水榭。峻宇高楼。云槛冰盘。浮瓜沈李。流杯曲沼。苞鮓新荷。远迎笙歌。通夕而罢。

七夕

七月七夕。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。州西梁门外瓦子。北门外。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。皆卖磨喝乐。乃小塑土偶耳。悉以雕木彩装栏座。或用红纱碧笼。或饰以金珠牙翠。有一对直数千者。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晴物追陪。又以黄（虫葛）铸为鳧鴈。鸳鸯。鸂鶒。龟鱼之额。彩画金缕。谓之『水上浮』。又以小板上傅土。旋种粟令生苗。置小茅屋花木。作田舍家小人物。皆村落之态。语之『谷板』。又以瓜雕刻成花样。谓之『花瓜』。又以油麴糖蜜造为笑靥儿。谓之『果食花样』。奇巧百端。如捺香方胜之类。若买一斤数内有一对被介胃者。如门神之像。盖自来风梳。不知其从。谓之『果食将军』。又以菽豆。小豆。小麦。于磁器内以水浸之。生芽数寸。以红蓝彩缕束之。谓之『种生』。皆于街心彩幙帐设出络货卖。七夕前三五日。军马盈市。罗绮满街。旋折未开荷花。都人善假做双头莲。取玩一时。提携而归。路人往往嗟爱。又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。盖効顰磨喝乐。儿童辈特地新妆。竞夸鲜丽。至初六日七日晚。贵家多结彩楼于庭。谓之『乞巧楼』。铺陈磨喝乐。花瓜。酒炙。笔砚。针线。或儿童裁诗。女郎呈巧。焚香列拜。谓之『乞巧』。妇女望月穿针。或以小物蜘蛛安合子内。次日看之。若网圆正。谓之『得巧』。里巷与妓馆。往往列之门首。争以侈靡相向。〔『磨喝乐』本佛经『摩睺罗』。今通俗而书之。〕

中元节

七月十五日中元节。先数日。市井卖冥器靴鞋。幞头帽子。金犀假带。五彩衣服。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。潘楼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。要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果之类。及印卖尊胜目连经。又以竹竿斫成三脚。高三五尺。上织灯窝之状。谓之孟兰盆。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。杓肆乐人。自过七夕。便般『目连救母』杂剧。道至十五日止。观者增倍。中元前一日。则卖练叶。享祀时铺衬桌面。又卖麻谷窠儿。亦是繫在桌子脚上。乃告祖先秋成之意。又卖鷄冠花。谓之『洗手花』。十五日供养祖先素食。纔明即卖糴米饭。巡门叫卖。亦告成意也。又卖转明菜。花花油饼。俊赚。沙赚之类。城外有新坟者。即往拜扫。禁中亦出车马诣道者院谒坟。本院官给祠部十道。设大会。焚钱山。祭军阵亡殁。设孤魂之道场。

立秋

立秋日。满街卖楸叶。妇女儿童辈。皆剪成花样戴之。是月。瓜果梨枣方盛。京师枣有数品。灵枣。牙枣。青州枣。亳州枣。鷄头上市。则梁门里李和家最盛。中贵戚里。取索供卖。内中泛索。金合络绎。士庶买之。一裹十文。用小新荷叶包。糝以麝香。红小索儿繫之。卖者虽多。不及李和一色拣银皮子嫩者货之。

秋社

八月秋社。各以社糕。社酒相赍送贵戚。官院以猪羊肉。腰子。妳房。肚肺。鸭饼。瓜姜之属。切作碁子片样。滋味调和。铺于饭上。谓之『社饭』。请客供养。人家妇女皆归外家。晚归。即外公姨舅皆以新葫芦儿。枣儿为遗。俗云宜良外甥。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。以致雇倩。祇应。白席。歌唱之人。归时各携花篮。果实。食物。社糕而散。春社。重午。重九。亦是如此。

中秋

中秋节前，诸店皆卖新酒，重新结络门面彩楼，花头画竿，醉仙锦旆，市人争饮，至午未间，家家无酒，拽下望子，是时螯蟹新出，石榴，楸勃，梨，枣，栗，李，萄，弄色枳橘，皆新上市，中秋夜，贵家结饰台榭，民间争占酒楼翫月，丝篴鼎沸，近内庭居民，夜深遥闻笙竽之声，宛若云外，闾里儿童，连宵嬉戏，夜市骈阗，至于通晓。

重阳

九月重赐，都下赏菊，有数种，其黄白色蕊若莲房，曰『万龄菊』，粉红色曰『桃花菊』，白而檀心曰『木香菊』，黄色而圆者曰『金铃菊』，纯白而大者曰『喜容菊』，无处无之，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，都人多出郊外登高，如仓王庙，四里桥，愁台，梁王城，砚台，毛驼冈，独乐冈等处宴聚，前一二日，各以粉（麦面）蒸糕遗送，上插剪彩小旗，掺钉果实，如石榴子，栗子黄，银杏，松子肉之类，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，置于糕上，谓之『狮蛮』，诸禅寺各有斋会，惟开宝寺，仁王寺有狮子会，诸僧皆坐狮子上，作法事讲说，游人最盛，下旬即卖冥衣靴鞋席帽衣段，以十月朔日烧戏故也。

卷十

冬至

十一月冬至，京师最重此节，虽至贫者，一年之间，积累假借，至此日更易新衣，备办饮食，享祀先祖，官放关扑，庆贺往来，一如年节。

大礼预教车象

遇大礼年，预于两日前教车象，自宣德门至南薰门外，往来一遭，车五乘，以代五辂，轻重每车上置旗二口，鼓一面，驾以四马，挟车卫士，皆紫衫帽子，车前数人擎鞭，象七头，前列朱旗数十面，铜锣鞞鼓十数面，先擎锣二下，鼓急应三下，执旗人紫衫，帽子，每一象则一人裹交脚幞头紫衫人跨其颈，手执短杉柄铜锣，尖其刃，象有不驯，擎之，象至宣德楼楼前，团转行步数遭成列，使之面北而拜，亦能唱喏，诸戚里，宗室，贵族之家，勾呼就私第观看，赠之银彩无虚日，御街游人嬉集，观者如织，卖扑土木粉捏小象儿，并纸画，看人携归，以为献遗。

车驾宿大庆殿

冬至前三日，驾宿大庆殿，殿庭广阔，可容数万人，尽列法驾仪仗于庭，不能周偏，有两楼对峙，谓之『钟鼓楼』，上有太史局生，测验刻漏，每时刻作鸡鸣鸣鼓一下，则一服绿者执牙牌而奏之，每刻曰『某时几棒鼓』，一时即曰『某时』，正宰执百官皆服法服，其头冠各有品从，宰执亲主加貂蝉笼巾九梁，从官七梁，余六梁至二梁有差，台谏增麤角也，所谓『梁』者，谓冠前额梁上排金铜叶也，皆绛袍皂缘，方心曲领，中单环佩，云头履鞋，随官品执笏，余执事人皆介帻绯袍，亦有等差，惟合门御史台加方心曲领尔，入殿祇应入给黄方号，余黄长号，绯方长号，各有所至去处，仪仗车辂，谓信幡龙旗相风鸟指南车，木辂，象辂，革辂，金辂，玉辂之类，自有三礼图可见，更不缕缕，排列殿门内外及御街，远近禁卫，全装铁骑，数万围绕大内，是夜内殿仪卫之外，又有裹锦缘小帽，锦络缝宽衫兵士，各执银裹头黑漆杖子，谓之『喝探』，兵士十余人作一队，聚首而立，凡十数队，各一名喝曰，『是与不是，』众曰，『是，』又曰，『是甚人，』众曰，『殿前都指挥使高俅，』更互喝叫不停，或如鸡叫，又置警场于宣德门外，谓之『武严兵士』，画鼓二百面，角称之，其角皆以彩帛如小旗脚装结其上，兵士皆小帽，黄繡抹额，黄繡宽衫，青窄衬衫，日晡时，三更时，各奏严也，每奏先鸣角，角罢，一军校执一长软藤条，上繫朱拂子，播鼓者观拂子，随其高低，以鼓声应其高下也。

驾行仪卫

次日五更，摄大宗伯执牌奏中严外办，铁骑前导番袞，自三更时相续而行，象七头，各以文锦被其身，金莲花座安其背，金辔笼络其脑，锦衣人跨其颈，次第高旗大扇，画戟长矛，五色介冑，跨马之士，或小帽锦繡抹额者，或黑漆圆顶幞头者，或以皮如兜鍪者，或漆皮如兜斗而笼巾者，或衣红黄鞞画锦繡之服者，或衣纯青纯皂以至鞋袴皆青黑者，或裹交脚幞头者，或以锦为绳如蛇而绕繫其身者，或数十人唱引持大旗面过者，或执大斧着，胯剑者，执锐牌

者。持鐙棒者。或持竿上悬豹尾者。或持短杵者。其矛戟皆缀五色结带铜铎。其旗扇皆画以龙。或虎。或云彩。或山河。又有旗高五丈。谓之『次黄龙』。驾诣太庙青城。并先到。立斋宫前。又竿舍索旗坐约百余人。或有交脚幞头。胯剑。足靴如四直使者千百数。不可名状。余诸司祇应人。皆锦袄。诸班直。亲从。亲事官。皆帽子。结带。红锦。或红罗上紫团答戏狮子。短后打甲背子。执御从物。御龙道皆真珠结络。短顶头巾。紫上杂色小花繡衫。金束带。看带。丝鞋。天武官皆顶朱漆金装笠子。红上团花背子。三衙并带御器械官皆小帽。背子或紫繡战袍。跨马前导。千乘万骑。出宣德门。由景灵宫太庙。

驾宿太庙奉神主出室

驾乘玉辂。冠服如图昼间星官之服。头冠皆北珠装结。顶通天冠。又谓之卷云冠。服络袍。执元圭。其玉辂顶皆镂金大莲叶攒簇。四性栏槛镂玉盘花龙凤。驾以四马。后出旗常。辂上御座。惟近侍二人。一从官傍立。谓之『执绥』。以备顾问。挟辂卫士。皆裹黑漆团顶无脚幞头。着黄生名宽衫。青窄衬衫。青袴。繫以锦绳。辂后四人。擎行马前。有朝服二人。执笏面辂倒行。是夜宿太庙。喝探警严如宿殿仪。至三更。车惊行事。执事皆宗室。官架乐作。主上在殿上东南隅西面立。有一朱漆金字牌曰『皇帝位』。然后奉神主出室。亦奏中严外辨。逐室行礼毕。甲马仪仗车辂。番袞表出南薰门。

驾诣青城斋宫

驾御玉辂诣青城斋宫。所谓『青城』。旧来止以青布幕为之。画砌甃之文。旋结城阙殿宇。宣。政间悉用土木盖造矣。铁骑围斋宫外。诸军有紫巾绯衣素队约千余。罗布郊野。每队军乐一火。行官巡检部领甲马来往巡逻。至夜严警喝探如前。

驾诣郊坛行礼

三更驾诣郊坛行礼。有三重壇墙。驾出青城。南行曲尺西去约一里许乃坛也。入外壇东门。至第二壇里面。南设一大幕次。谓之『大次』。更换祭服。平天冠。二十四旒。青袞龙服。中单朱鸟。纯玉佩。二中贵扶持行至坛前。坛下又有一小幕殿。谓之『小次』。内有御座。坛高三层。七十二级。坛面方圆三丈许。有四踏道。正南曰午阶。东曰卯阶。西曰酉阶。北曰子阶。坛上设二黄褥。位北面南。曰『昊天上帝』。东南面曰『太祖皇帝』。惟两矮案上设礼料。有登歌道士十余人。列钟磬二架。余歌色及琴瑟之类。三五执事人而已。坛前设官架乐。前列编钟玉磬。其架有如常乐。方响增其高大。编钟形稍扁上下两层。挂之架。两角缀以流苏。玉磬状如曲尺。繫其曲尖处。亦架之。上下两层挂之。次列数架大鼓。或三或五。用不穿贯。立于架座上。又有大钟。曰景钟。曰节鼓。有琴而长者。如箏而大者。截竹如箫管两头存节而横吹者。有土烧成如圆弹而开窍者。如笙而大者。如箫而增其管者。有歌者。其声清亮。非郑。卫之比。官架前立两竿。乐工皆裹介帻如笼巾。绯宽衫。勒帛。二舞者。顶紫色冠。上有一横板。皂服朱裙履。乐作。初则文舞。皆手执一紫囊。盛一笛管结带。武舞。一手执短稍。一手执小牌。比文舞加数人。擊铜铙响环。又擊如铜灶突者。又两人共携一铜瓮就地擊者。舞者如擊刺。如乘云。如分手。皆舞容矣。乐作。先擊祝。以木为之。如方壶。画山水之状。每奏乐擊之。内外共九下。乐止则擊敌。如伏虎。脊上如锯齿。一曲终。以彼竹刮之。礼直官奏请驾登坛。前导官皆躬身。侧引至坛止。惟大礼使登之。先正北一位拜。跪酒。殿中监东向一拜。进爵盞。再拜。兴。复诣正东一位。纔登坛而官架声止。则坛上乐作。降坛则官架乐复作。武舞上。复归小次。亚献终献上亦如前仪。当时燕越王为亚终献也。第二次登坛。乐作如初。跪酒毕。中书舍人读册。左右两人举册而跪读。降坛复归小次。亚终献如前。再登坛。进玉爵盞。皇帝饮福矣。亚终献毕。降坛。驾小次前立。明坛上礼料帛玉册。由酉阶而下。南壇门外去坛百余步。有燎炉。高丈许。诸物上台。一人点唱入炉焚之。坛三层。回踏道之间。有十二龕。祭十二宫神。内壇外祭百星。执事与陪祠官皆面北立班。官架乐罢。鼓吹未作。外内数十万众肃然。惟闻轻风环佩之声。一赞者喝曰。『赞一拜!』皆拜。礼毕。

郊毕驾回

驾自小次祭服还大次。惟近侍椽烛二百余条。列成围子。至大次更服袞冕。登大安輦。輦如玉辂而大。无轮。四垂大带。輦官服色。亦如侠路者。纔升輦。教坊在外壇东西排列。钧容直先奏乐。一甲士舞一曲破乞。教坊进口号。乐作。诸军队伍鼓吹皆动。声震天地。回青城。天色未晓。百官常服入贺。赐茶酒毕。而法驾仪仗铁骑。鼓吹入南薰门。御路数十里之间。起居幕次。贵家看棚。华彩鳞砌。略无空闲去处。

下赦

车驾登宣德楼，楼前立大旗数口，内一口大者，与宣德楼齐，谓之『盖天旗』，旗立御路中心不动，次一口稍小，随驾立，谓之『次黄龙』，青城、太庙，随逐立之，俗亦呼为盖天旗，亦设官架，乐作，须臾，桴柝之声，旋立鷄竿，约高十数丈，竿尖有一大木盘，上有金鷄，口衔红幡子，书『皇帝万歳』字，盘底有彩索四条垂下，有四红巾者争先缘索而上，捷得金鷄红幡，则山呼谢恩讫，楼上以红绵索通门下一彩楼上，有金风衔赦而下，至彩楼上，而通事舍人得赦宣读，开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楼前，罪人皆绯缝黄布衫，狱吏皆簪花鲜洁，闻鼓声，疎枷放去，各山呼谢恩讫，楼下钧容直乐作，杂剧舞旋，御龙直装神鬼，斫真刀倬刀，楼上百官赐茶酒，诸班直呈拽马队，六军归营，至日晡时礼毕。

驾还择日诣诸宫行谢

驾还内，择日诣景灵东西宫行恭谢之礼三日，第三日毕，即游幸别宫观或大臣私第，是月卖糍餠鹑兔方盛。

十二月

十二月，街市尽卖撒佛花，韭黄，生菜，兰芽，勃荷，胡桃，泽州饴，初八日，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，作队念佛，以银铜沙罗或好盆器，坐一金铜或木佛像，浸以香水，杨枝洒浴，排门教化，诸大寺作浴佛会，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，谓之『腊八粥』，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，腊日，寺院送面油与门徒，却入疏教化上元灯油钱，间巷家家互相遗送，是月景龙门预赏元夕于宝篆宫，一方灯火繁盛，二十四日交年，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，备酒果送神，烧合家替代钱纸，帖灶马于灶上，以酒糟涂抹灶门，谓之『醉司命』，夜于床底点灯，谓之『照虚耗』，此月虽无节序，而豪贵之家，遇雪即开筵，塑雪狮，装雪灯雪□，以会亲旧，近歳节，市井皆印卖门神，钟馗，桃板，桃符，及财门钝驴，回头鹿马，天行帖子，卖干茄瓠，马牙菜，胶牙饴之类，以备除夜之用，自入此日，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火，装妇人神鬼，敲锣击鼓，巡门乞钱，俗呼为『打夜胡』，亦驱祟之道也。

除夕

至除日，禁中呈大雉仪，并用皇城亲事官，诸班直戴假面，繡画色衣，执金鎗龙旗，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，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，用鎮殿将军二人，亦介冑，装门神，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，装判官，又装钟馗，小妹，土地，灶神之类，共千余人，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弯，谓之『理祟』而罢，是夜禁中爆竹山呼，声闻于外，士庶之家，围炉团坐，达旦不寐，谓之『守歳』。

凡大礼与禁中节次，但尝见习按，又不知果为如何，不无脱略，或改而正之，则幸甚。